



从洛阳诗看洛阳史



读韩愈《寄卢仝》说茶仙“在洛阳”

阮籍猖狂，岂效穷途之哭

□沙宇飞

□孙钦良

人说卢仝(tóng)有“七碗茶”，他著有《茶谱》，被世人尊称为“茶仙”。我说卢仝有“四碗苦”。

他的“第一苦”，是一个“穷”字。卢仝一生，始终贫穷，童年时贫穷，成家后贫穷，移居洛阳后还是贫穷。韩愈写《寄卢仝》诗，具体写他在洛阳时的贫穷：“玉川先生洛城里，破屋数间而已矣。一奴长须不裹头，一婢赤脚老无齿。辛勤奉养十余人，上慈亲下妻子。”这是说：卢仝住在洛阳城里，有几间破屋子，有两个老掉牙的老仆人，一个是老翁，一个是老奴。卢仝上有老人，下有妻子，一家子十几口人，全靠他辛苦奉养，维持生计。怎样维持生计？有经济来源吗？请往下看。

“先生结发憎俗徒，闭门不出动一纪。至今邻僧乞米送，仆忝县尹能不耻。俸钱供给公私用，时致薄少助祭祀。”大意是：卢仝先生成年之后，便不愿与俗人搭腔了，他憎恶庸俗之辈，不喜与之来往。他每天读书著文，已闭门不出长达12年了。直到如今，他家人吃饭仍靠附近寺院僧人送米送面。韩愈来当河南(洛阳)县令后，也加入到救助卢仝一家的行列。每个月他拿到工资之后，先扣除

公务应酬与养家糊口两项必要的开支，剩下的钱用来资助卢仝一家生活。

卢仝不科举，不入仕，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，一家人需靠僧人、朋友的接济而生活，这滋味断然不会好受，这便是“第二苦”了。于是韩愈劝他放下架子，找份当官的找个工作：“劝参留守谒大尹，言语才及辄掩耳。”这是说：我劝卢仝去参拜东都留守、河南尹两位地方长官，可卢仝先生真是有个性啊，他刚听到这两位大人讲话，就不喜欢了，马上捂住耳朵，结果自然是没有找到工作。唉，卢仝爱憎分明，不与相厌者交，宁可饿着肚子，也不放下架子，这是“第三苦”。

于是韩愈进一步劝导：“水北山人得名声，去年去作幕下士。水南山人又继往，鞍马仆从塞闾里。”这是说：你没有听到消息吗？在洛水北岸隐居的石洪，自称“山人”，人称“隐士”，但去年去当别人的幕僚了；而住在洛南的温造，也自称是“山人”“隐士”，他在石洪走后不久，也去当了更大的官。这两个“山人”当官之后，车马盈门，仆从众多，出入街坊，前呼后拥，看上去很是热闹。

韩愈这首诗写得有趣，分不清是在讽刺两位“山人”，还是在苦口婆心地

劝说卢仝。但不管韩愈怎么劝，卢仝都不为所动。韩愈也看出来，他这位“怀州老乡”(韩愈孟州人，卢仝济源人，两地均属怀州)，不是真的不想当官，而是想当大官！于是接着写：“少室山人索价高，两以谏官征不起。”韩愈说，还有一个少室山人，名叫李渤，他想当官，索价颇高，朝廷两次通知让其当谏官，那可是五品官阶呀，他却拒不出任。

为何要举这个例子呢？原来卢仝也曾隐居于嵩山少室山，朝廷也曾通知他出来做谏官，他也拒绝了，“征谏议不起”。很明显，韩愈在这里举是举例，半是点醒，半是批评卢仝“索价高”。其实韩愈很懂他的这位“怀州老乡”，他发现卢仝隐居的地方，距离东都洛阳都很近，卢仝还不断地移动居所，越移动离洛阳越近，并终于住进“洛城里”。卢仝还是想当官！因为他结交的朋友都当过官，有些还是大官呢，这从他最后夜宿宰相家中，遭遇“甘露之变”，被当成宰相的同党而被连带处死，就足以证明。卢仝一方面不科举、不拜谒、不巴结权贵，一方面又不得不与官员们修好，并依靠官员的接济生活，其内心是矛盾、痛苦的，这是“第四苦”。

《寄卢仝》诗很长，下面还有几十句，此处不赘述了。总之，韩愈写诗是很怪的，要不，怎会给人留下“深险、怪僻、奇崛”的印象。本来韩愈、孟郊、贾岛、卢仝这一群诗人，人称“韩孟诗派”(也有人说是“韩卢诗派”，喜欢卢仝的人尤爱此种称谓)，大家性情差不多，诗风也相似，平时爱喝茶，彼此很熟悉，尤其是诗歌唱和时，彼此间喜欢戏谑甚至小讥讽，彼此也不计较。所以，你看韩愈写的《寄卢仝》，一边赞誉卢仝先生，一边揶揄卢仝先生，用词大胆，赞美中有埋怨，埋怨中有肯定，肯定中有批评，显得真实而自然。所以我说，若说是“从诗中看史”，韩愈的这首诗是最好的例证。

扫一扫，关注“人文河洛”(renwenheluo)



“人文河洛”系《洛阳日报》品牌之一，让我们在这里触摸河洛大地的人文底蕴，感受洛阳历史的厚重魅力。

透过战争看历史

石虎篡位遭攻伐 梁犊起义战洛阳

后赵政权统一北方后，内部出现了尖锐的矛盾。公元333年，镇守关中的石生、镇守洛阳的石朗起兵讨伐后赵丞相石虎，双方在洛阳和长安周边区域发生激战，以石虎的胜利而告终。随后，石虎废黜后赵之主石弘，集所有大权于一身。篡位后的石虎未能恰当地处理宫廷内部矛盾，最后导致梁犊起义。起义军先后在洛阳等地取得胜利，沉重打击了后赵的统治。

残暴石虎意图篡位

公元333年，后赵皇帝石勒病死，太子石弘即位，以石勒之侄石虎为丞相，总理朝政。然而，仅仅过了一年，石虎就废黜石弘，自称摄政天王。石虎此番举动，与其残忍的性格特征及当时后赵内部的尖锐矛盾密不可分。

根据《晋书》记载，石虎“性残忍，好驰骋，游荡无度，尤善弹，数弹人，军中以为毒患”，“军中有勇干策略与己(指石虎)侯者，辄方便害之，前后所杀甚众。至于降城陷垒，不复断别善恶，坑斩士女，鲜有遗类”。

针对石虎种种残忍的举动，石勒曾多次斥责并加以诱导，然无济于事。考虑到石虎治军甚严，坚决执行攻讨命令，石勒依然对其宠爱有加、信任重用。

公元330年9月，石勒正式称帝。石虎自认为功勋卓著，一旦石勒登上帝位，大单于之位一定属于自己。然而，石勒把大单于之位给了自己的儿子石弘。石虎对此十分不满。对于石虎的野心，一些有见识的大臣心知肚明。在石弘被立为太子后，大臣徐光就曾对石勒说：“皇太子仁孝温恭，石虎雄暴多诈，您一旦不能继续执政，我怕社稷会有巨大的危险，应该慢慢剥夺石虎的权力，让太子尽早地参与朝政。”

石勒同意了徐光的建议，后来大臣程遐又向石勒建议早早除去石虎，未被采纳。

矛盾激烈局势动荡

公元333年，石勒患病，召石虎与太子石弘、中常侍严震等侍疾。石虎矫诏，命令石弘、严震及群臣亲戚不得入内，石勒病情好坏无人得知。

当年7月，石勒病逝，石虎直接挟持太子石弘到大殿前，下令抓捕程遐、徐光二人交给廷尉治罪，并召集自己的儿子石邃带兵入宫。文武官员慑于石虎暴行，纷纷逃散。石弘恐惧，表示愿意让位给石虎，石虎却假惺惺地说：“君王去世太子即位，我怎么敢乱了这规矩！”

石弘又哭着要让位，石虎怒气冲冲地说：“你要不堪担当大任，天下人自然会有公论，哪能现在就谈论这些？”

最后，石虎逼迫石弘即位，杀了程遐、徐光。石弘封石虎为丞相、魏王、大单于。刚开始，石虎又虚情假意地推辞，时间一长坦然接受，命大赦天下，分封自己的儿子和亲信，让石勒所用的文武官员担任无关紧要的职务，委派自己的僚佐亲属任要职。

石勒之妻刘氏暗自联络石勒的养子石堪，企图发动各路义军讨伐石虎，谁知没有成功，刘氏和石堪全部被石虎所杀。

此时，镇守关中的石生、镇守洛阳的石朗，从两处起兵讨伐石虎。石虎让儿子石邃留守襄国，自己统帅步兵、骑兵7万人攻击驻守在金墉城的石朗，俘获石朗并将其砍掉双脚后斩首。随后，石虎率领兵马来向长安进发攻打石生，基本消灭了石生及其手下的军队。

梁犊起义重创后赵

公元334年，石弘请求将帝位禅让给石虎。石虎依然说：“这事儿天下人自然有公论，为什么自己选择这样做呢？”不久，石虎废黜石弘，随后又将石弘和其母程氏杀害。

公元335年，石虎将国都从襄国迁到鄴城(今河北临漳)。

公元337年，石虎自称大赵天王，立石邃为天王皇太子，当年又因石邃骄奢淫逸将其废黜并杀掉，改立儿子石宣为天王皇太子。伴随着时间推移，石虎的另外一个儿子石韬与石宣的矛盾激化，石韬被石宣谋杀。石虎一怒之下又杀了石宣，将原来跟随石宣的10余万东宫卫士贬调到偏远的凉州(今甘肃武威)。

公元349年，石虎称帝，大赦天下。然而，他并没有将滴戍之卒纳入大赦之列，尤其是部分被贬的东宫卫士在到达雍城(今陕西凤翔)时，被雍州刺史张茂强行截留了马匹，不得不步行推粮车前往边疆。戍卒首领梁犊等利用大家的怨恨之气，号召大家反抗，戍卒纷纷拥戴。梁犊于是自称晋征东大将军，率众攻城略地。

由于这些戍卒多力善射，能以一当十，到长安的时候，起义军已有10万之众，攻克长安，东出潼关，兵锋直指洛阳。

石虎急令李农为大都督率步兵、骑兵10万讨伐梁犊所部，与起义军在新安发生激战。石虎军队首战不利，再战洛阳依然以失败告终，梁犊带领起义军乘胜追击，继续向东进攻平阳等地。

恐惧的石虎倾全国之兵力，以燕王石斌为大都督统率多位将领前往镇压，在平阳附近大败起义军并将梁犊斩首，随后又讨伐起义军余部，最终剿灭了这股反抗力量。

洛阳市城隍文化研究会会长、《洛阳战争史话》主编张通表示，纵观石虎篡位和石氏家族围绕权力展开的一系列争夺，最高统治者始终无法恰当处理内部关系，诸子为争夺权力互相残杀，加之统治阶级横征暴敛，加剧了政局动荡，加速了后赵政权的灭亡。

本报记者 张静静

Advertisement for 'Gou Shi Hui' (购时惠) featuring various goods like sea bream, olive oil, and snacks, with prices and promotional text.